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十一目錄

新文藝出版社藏書

雲真

西林寺水閣院經藏銘

并序

齊已

粥疏

凌雲峯永昌禪院記

貫休

陳情頌

堯銘

舜頌

續姚梁公坐右銘

并序

虛受

大唐嵩山少林寺故寺主法華鈞大德塔銘

桂琛

明道頌

道清

磁州武安縣定晉山重修古定晉禪院千佛邑碑

守澄

陝府夏縣景福寺故思道和尚重修寶塔銘

并序

契撫

本業寺記

白西

重光院鐘銘

彙征

上天竺寺經幢記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十一

雲真

雲真天祐時上京右衛文章大德本街修撰掌內道場詞
疏沙門

西林寺水閣院經藏銘

并序

湛湛佛身不離三界明明經卷只在一塵剖一塵而經卷
舒豈俟於貝多葉上了三界而佛身現寧居於娑婆樹間
楚金範以非真海墨書而莫盡是曰恭敬是曰受持不虧
不崩無喪無得四魔以之恐懼二乘以之震驚然後從智

起悲迴真入俗於圓常路開方便門導彼出生死之源令
其踐聖賢之轍就泯相而示相向絕言而演言報化於是
乎垂形漸頓於是乎立教初利未下優填遂琢於旃檀俱
尸已滅迦葉乃集於妬露金容螺髻瞻之者萬福攸同玉
軸琅函聞之者百祿是總津梁六趣耳目羣生天上人間
何莫由斯者矣廬山者影搖匯澤根蘸湓江旣曰洞天亦
稱德鎮名花吐其錦繡幽鳥鳴其笙簧雨過長空積翠出
數州之外春來平陸凝烟當萬戶之前西林寺者曇現訪
落已來惠永經綸之後陶範光祿爲檀越於晉朝歐陽率

更撰豐碑於隋代年旣綿邈事亦周詳水閣院者卽貞元間齊朗律師之所居也朗師精通律部宏護法門屢陟香壇廣度緇侶江西佛法於焉而昌天下鴻名於焉而振逮乎皇唐再造上德中興真風頽而復揚慧日昏而更曉斯院藏經卽衰國孝定公奉烈祖元宗之仙駕答今上之睿恩捨其俸金之所造也爰是鯉飛東海馬化南朝鬱爲帝宗兼開相府器度高邈識量宏深孝以承家忠以奉上閨門雍睦棣萼和諧然而諦信佛乘歸依法寶雖廣陽輔魏竟陵佐齊無以尚之念斯院也每萃真徒猶虧海藏藏之

弊者以其行之密宇之小施之忙工之攘所致矣我則加
其墨增其紙偉其軸恢其函俾眉壽之僧臘高之士或兩
昏凭几雪夜臨燈無眇視之艱哉孝定公於是親灑神毫
徧題經目結因緣事表殷重心綰袞已周錦條告偈追二
聖在天之駕祝吾皇無疆之休慶讚云畢不幸孝定公薨
當不渝之時自書遺誡囑累是經矣保定縣公安吉縣公
情切友于心存求矣欲資冥祐兼助良緣由斯建其藏殿
矣市徂徠松度豫章木般輪獻藝離朱督繩獸拏綺錢花
分藻井熒熒列宿夜逼璇題潺潺繫湍秋和金鐸凡行宮

之內藏藏心之佛像供養什物靡不畢備兼置眞堂迎孝
定公眞容於其西序耳亦旣見止忽驚魏邴貞姿望之儼
然似得劉雷高趣斯院卽上京右街演教大師爲他年肥
遯之所經藏將畢亦命而尸之夫報天倫之義懷陟岡之
情結勝事於名藍樹良因於寶藏使其覽之者因指見月
自教明心此之爲福福亦大矣此之爲報報無加焉何止
薦香魂於安養之都助眞識於歡喜之地故賈瓊問恕文
中子曰爲人之弟者以其兄之心推而達於天下斯可矣
二縣公其恕乎雲眞才愧披文詞非尚寶叨蒙英顧令紀

芳猷輒率愚懷謹爲銘曰

佛卽三界經在上塵一塵經卷三界佛身悟則無上剖則
正真不垢不淨無我無人般若觀空區和涉有爲象王迴
類獅子吼八藏流通三葉傳授詮以眞心生從佛口我我
廬阜鬱鬱西林惠永遁蹟齊朗修心水擊清響松偃繁陰
香燈熠燿臺殿嶽岑懿哉定公建斯經藏字麤軸偉表恢
函壯覲齒之僧龐眉之相披閱研精實爲現量定公薨矣
疇薦重泉怡怡情切綽綽心專架樹紺殿成就元詮惟二
縣公畢此良緣日映綺窗雲凝繡閣案稅穹隆樂櫨轆轤

勝果克臻福田彌濶用薦貞魂永歸解脫

齊已

齊已名得生俗姓胡氏潭州益陽人出家大瀉山同慶寺
復住衡嶽東林寺荆南高從誨迎置龍興寺署爲僧正自
號衡嶽沙門卒於豫章西山金鼓寺著有白蓮集十卷

粥疏

粥名良藥佛所贊揚義冠三檀功標十利更祈英哲各遂
願心旣備清晨永資白業

凌雲峯永昌禪院記

五老東西有淩雲峯巉崿聳峭上插空碧下吞江湖飛湍
激瀨連接絕壑孰究其本古老相傳曰昭德源也中有秦
公徧扣南宗旣決心要周由聖蹟過於山前倚錫而望疑
爲棲宴之場俄有一叟自源而出乃問曰君不當此山之
主乎叟曰斯國家名山某王者百姓然樵於上耕於下取
諸利輸諸官爾師曰予欲廬於其間可乎叟曰天下大嶽
大川唯釋氏廟之元元祠之固亦多矣士有抱浩然之氣
韞清淨之德渾於麋鹿狎於禽援絕聖弃智大忘世間何
有不可哉師曰予雖匪其人竊慕久矣叟於是引師躡屩

擁錫撥草而進則左眄右視怡然莞爾謂其叟曰子其終
焉於斯矣時則芟蕪伐莽夷石疏泉初自一邱一庵一榻
一席韜光味道影不出谷累積歲時野俗相響始覺鳥徑
漸通人烟雲遊上流來往或擁避之不可復廣其堂隱之
既難乃居其額則天祐五年前使隴西公所給用旌其名
况乎樹植芳貞掩映巖岫梨橘既實松檉欲偃所謂荆棘
殞而珍卉華蕭艾除而忍草茂矧夫處如是之方作如是
之事又安可堅守自得之趣無有利他之望哉予歷於二
林達於幽致耳飫天籟神融山光忘歸之心邈矣塵外因

詢其始乃見諸末遂命筆硯不俟請而紀之曰光化己未歲迄於天祐丁丑年一十八載矣

貫休

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婺州蘭谿人七歲投本邑和安寺圓貞禪師出家乾寧初獻詩吳越武肅王復北謁荆帥成汭後忤汭黜出黔中再遊荆南高季昌館之龍興寺天復中入成都王建畱住東禪院署號禪月大師尋建龍華道場令居之累加龍樓待詔明因辨果功德大師翔麟殿引駕內供奉經律論道門選練教授三教元逸大師守兩川

僧籙大師賜紫大沙門梁乾化二年卒年八十一

陳情頌

有叟有叟居岳之室忽振金湯下彼巉崕聞蜀風景地寧
得一富人侯王旦奭摩詰龍顏日角紫氣盤屈揭日月行
符湯武出天步孔艱橫流犯蹕穆穆蜀俗整整師律髯髮
垂雪忠貞貫日四裔蘇活萬里豐謐無雨不膏有露皆滴
有叟有叟無實行實一瓶一衲旣朴且質幸蒙顧盼詞緩
思鬱軒鏡光中願如善吉

堯銘

金冊昭昭列聖孤標仲尼有言巍巍帝堯承天眷命罔厥
矜驕四德炎炎堦莫不凋永孚於休垂衣飄颻吾皇則之
小心翼翼秉陽亭毒不遑暇食土堦苔綠茅茨雪滴君旣
天賦相亦天錫德輶金鏡以聖繼聖漢高將將太宗兵柄
吾皇則之日新德盛朽索六馬罔墜厥命熙熙蕭蕭塊潤
風調舞擎干羽囿入芻蕘旣玉其葉亦金其枝葉葉枝枝
百王允釐享國如堯不疑不疑

舜頌

高高厯山有黍有粟皇皇大舜合堯元德五典克從四門

三度寒暑一部終畢其師深器之遂與落髮迨年滿受具
於本寺瑠璃壇自後遊講肆習毗尼屢易炎涼矣然志在
諷誦蓮經六千部遂卜居石城山檀越信士欽承道德崇
重行藏於廣明庚子歲請住少林寺乃曰末法住持無先
像設由是召募有緣葺修大殿首尾三載締構悉成而遇
釋門澄汰遂從毀廢後值再開佛法重勵身心復立殿堂
兼塑佛事矧以一自住寺罔輟諷經供養眾僧星霜四紀
興慈拯物臨壇度人戒德馨香道風遐邇士庶寫葵藿之
敬僧尼傾歸仰之心能事旣周化緣又畢於同光三年七

月廿日示滅春秋七十八僧臘五十九本寺門人等依西
國法茶毗之薪盡火滅收其灰骨起塔於寺之東北隅禮
也落髮弟子宏省不遠百里命余敘其懿行辭避不已乃
作銘云

真如不變兮世諦推遷迷滯流轉兮達悟幽元釋宗碩德
兮幼慕金仙住持嵩嶽兮載誕園田兩修佛殿兮不移乎
地長諷蓮經兮如一其志供僧臨壇兮聲譽遠被化終示
滅兮今昔同致崇寶塔兮寺之隅播芳塵兮期罔墜

桂琛

桂琛俗姓李氏常山人幼投本郡萬歲寺依無相大師出家後住漳州龍溪羅漢院後唐天成三年卒年六十二清泰二年諡真應禪師

明道頌

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指孰云有是觸處皆渠豈喻真虛真虛設辨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闕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爲脣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爲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

崢嶸我宗奇特當陽顯赫佛及眾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
思量難得拶破面門闕一字覆乾坤快須薦取脫却根塵其
如不曉謾說而今

道清

道清後唐天成中沙門

磁州武安縣定晉山重修古定晉禪院千佛邑碑

原夫佛理志大意微有德而風靡三皇無位而匡乎八表

化跡隱顯利用投機

闕四十字

宣戒善日用日新道證無生

不的不莫有相不憚於理執空恐滯於魔昔在千人志居

中闕二敬闕三十也生知罪福闕二猛列出家志氣異於

常徒頓捨親孤然山峪暑風寒雪已辯春秋葉落花生方

知冬夏緣闕三十東魏黃初三年高歡帝所造也又雜集

異記云魏時有大乘僧不知生族諸天降食以供其齋忽

夜夢二豎凭闕二十俗服於山石邊有大欄樹本堅枝密

其僧將法衣往樹欲挂其樹忽爾開而隼之儼然掩合神

力彌縫乃婚媾長於二子後一十二年却至樹邊樹開而

闕十有虎鬬菴前師乃以手約杖驅而皆弭伏後之人因

其樹號欄禪師之寺焉又改爲定晉禪院禪室山巖唯高

唯邃龍池虎穴左之右之上至天宮下窮於地獄乃爲師

之

闕二字

道清以考此凡志求

闕二字

蹤揆度古基特興蓋造

從大唐同光元年歲次癸未七月起功至天成元年歲次

丙戌九月院成法堂僧堂廚庫

闕一字

屋竝在巖巒之下禪

棚石室佛經

闕一字

像安於峭壁之中木秀山巍顙

闕四字

禽

闕一字

獸崗畔成羣洞

闕一字

祥風泉源細水花芳豔翠香逐

雲濃散雨龍寒飛霜石冷幽閑異境大聖所居古跡金田

遂重修葺昔日禪定石室一所

闕一字

塞無蹤忽然自開收

得道具數件乃是稠禪

闕一字

僧所用之物也有單梯一條

鄰高百

闕一字

倚於巖下莫知年載有坐禪棚一所出於峻

壁之中下去地一十五丈於同光三年九月十

闕一字

特然

修換材木皆新棚上有阿彌陀佛一尊聖僧一座倚子一

隻蓋一頂道清觀此聖事乃全枯意馬苦楚心猿又罄勤

忠焚香發願別化千人之邑同修一劫之緣蓋造高樓安

排佛像茲願已集碑紀微功所住山中素無青石求之莫

有於天成二年歲次丁亥七月二日有二龍鬬於寺前峪

內雷訇電曜水溢溝穿現出青石一條長一丈七尺琢之

如珉磨之瑩然龜頭鼉負皆獲足矣建茲福事際會明朝

立

闕一

之功上歸皇化君聖臣賢之代民康鼓腹之年牧

藪訶而樂乎哉風雨時而禮何有三郡潛龍之地九州一

統之時帝慕堯風皇宗舜海金枝黃鉞掌鉅鑣之山河帝

子親王秉邢臺之旌節

闕二字

樂業豐稔田疇民義於君君

賢於德罰忠勸善刑法無差舉直退私人滋壽富皇天后

土翼助山河湮毀困窮皆霑霑澤浩浩九圍之道民無德

而稱焉滔滔六合

闕二字

禹吾無間然矣滄陽西面古跡重

興雲嶺巖前金園再建巍峩突砢插霄漢以廷廷聳峻峻

嶒掩蓮宮之鬱鬱稠禪解鬪之虎窠穴仍多賢良造化之

基器用不少凡施功力暗叶神聰永彼元規如蒙聖助無

私善事眾慕如歸利物深緣易爲成就千門萬戶自捨家

財伐木窮山人心不憚有邑首都維那三人次維那十人

悟身若幻生務生

關一
字

其構良因耳相勉導逐處鄉邑次

立維那舉其萬法之門結會千人之數各有名氏鏤之碑

餘基我邦家垂諸善則鄉

關一
字

稟命動靜咸宜化召信心

從風集事繼千佛之大行踵百福之遐功克荷僧徒捐情

聖業筠篁志氣山岳心田重義輕金守公奉法歲寒如一

運順始終建碑勒名以彰成事邑主沙門

關三
字

心化利上

報皇恩錄彼聖蹤請敘文也沙門宗仁僧門無藝儒教荒
疎自度鉛刀難鐫寶玉豈將瓦礫連布瓊瑤頻垂雅命堅
令撰修兌之既難實錄前志後之闕四所冀殊禎絕瑞萬
代長存巨福良因千年不泯更顯前事章句頌焉

日月遞照乾覆坤維四時列序萬象咸宜去彼取此昭德

塞違天地之心聖人則闕五東魏仁君一匡天下八表咸

賓桐禪是敬悟法情忻金田徧造寶輦勤勤二化緣有盡

聖道多門或隱或顯有法有存畱真設像資福濟闕五福

利援字闕一一僧堅操二利俱陳深山守道古寺求真心猿

息慮苦節於身巖巒作伴虎豹爲鄰四三業障重六賊爲

親勤修十善遠劫良闕六出沈輪巨善邑會日用日新五

守澄

守澄陝州夏縣景福寺沙門晉乾祐中充左街講論大德

陝府夏縣景福寺故思道和尚重修寶塔銘并序

竊以理智凝然真空清淨三常妙用十號圓明點惠燭於
昏衢起慈心於苦海冤親普攝凡聖齊收五乘旣貫於羣
生三藏統包於教理宏張覺路大啟元門金文演解脫之
音王偈讚無爲之法入天共仰道俗同遵咸知生死之源

頗喻無爲之本卽我和尚俗姓師琅琊氏生卅角出家三十成道夏縣人和尚道高安遠德邁琳生爲檀越之福田作如來之法眼深達了義久議菩提自然變易之身曠劫起凡之德同塵不染悲濟有情現大神通無妨自在山中採木風雨送來寺內看經龍神護助崢嶸鹿苑巍峩驚峯一方之瑞色長新四野之風光景麗名聞寰宇譽滿帝鄉去闕一德二年十二月二日示滅其時也祥雲貫日天樂橫空異香遍於蓮宮甘露盈於眾木靈禽噪樹異獸啼品悲風飄凡聖之衣血淚洒人天之日盡歎無生無滅皆嗟

有去有來門徒弟子哀慟難攀如喪考妣空深歲月幾歷
星霜寶塔隳殘無人再葺比丘志德出家當寺學業諸方
持念法華法聽習中觀論觀師遺跡遂發志誠勸化羣賢
重興祖塔一言道合盡自迴心擺脫塵機同親盛事捨財
而三事體空施物而三輪清淨非上智無以發深誠非哲
人無以崇斯善日月昏而再朗林巒變而常榮可以添川
鏡之殊祥可以壯法門之嘉瑞禹國坐眺鹽池千株
之寒柏侵雲萬嶺之嵐峯挂月幾多英信歸心玉石之堅
數縣良能懇意給孤之行殊因告滿郢伎休工冀靈聖之

照明願神祇之鑒祐況守澄也謬爲釋子深昧儒功因閑暇於禪關偶苦心於營牖披書積學雖無閱市之名揣拙成文麤有奪袍之志今則旣成懇

闕一字

難議堅辭遂罄荒

蕪聊爲記述誠有慙於漏落實無備於微猷乃敘銘曰

先師聖德神通自然迴超三界而出四禪慈悲願廣覆蔭鄉川恒爲燈燭永作舟船重修寶塔勢聳雲烟如山不動似海深困恩霑沙界福利人天遐邇歸依萬歲千年

契撫

契撫南唐乾德時沙門

本業寺記

夫以星池布彩扶烈宿於元穹鶴樹收光運真風於像教
遠則摩騰入漢近乃達摩來梁傳三乘一性之宗古今恒
爾指見智無生之忍人我自除所以佛依法住法假人宏
道本無心卽心悟道未證斯理體解如然喧寂之居故非
常得依王水土事佛餅盂設戒防身藏名遠惡剋修三界
不止六塵稟奉四儀方歸八正其本業寺者梁天監九年
有釋淨闕一字捨宅爲寺累代廢興石像旣存鄉人崇信凡
經亢潦眾聚祈求唯奉罔而事家實遵堯而慕舜其民戚

戚其化堂堂既偶主上垂衣寰中舉首山河秀實日月光

輪遐邇奔趨車航輻湊三教齊興於聖代一乘別紀於明

朝非頻婆王而再出如何非須達多而重生弗闕一於保

大五年有上元縣近寺眾多檀信闕一義開寧兩鄉周俊

周楊等雲集

闕一字

因奏請開善寺僧令安歸寺整葺焚修

蒙先元宗皇帝御批奉功德使齊王旨承省司給牒重賜

開基再修此寺江月沈而猶出塞雁去而還來唯酬帝祚

之恩永感乘時之德爾後召募四方檀信共翬伽藍紺殿

光鮮晨夜之香燈馥郁青龍迤邐寒暄之芳翠聯環寺主

安上人俗姓

闕一字

當門人事開善出家順義六年武皇戒

品習筵經論罷好虛閒擬易高蹤應來眾議

闕一字

居名跡

獨質劬勞執火拾薪猶希弟子有上足門人道新道昇道

通道暹道圓等相次出家

闕一字

承旨訓如子奉親及至經

業該通昇元受具甘露之香壇灌頂如來之戒制持心戴

日銜恩

闕一字

山捧國師資之義恭効無疲侍膳之心始終

曷已次教化造得正堂廚庫其有廊屋僧堂必

闕一字

圓就

良時已偶星宇重興東接文園昔是儲君之主西連蔣嶠

今茲蕭帝之蹤幾百年而

闕

梵冷音流傳佛事一千載之

龍圖闡化普遍皇恩願戈鋌無討伐之心願稼穡有豐登
之序九功樂業三界同安長開十善之門共續五天之教
金言可顯磐石恒堅名籍有圖遺蹤莫朽年移事往紀德
難勝繼踵宏揚刻鐫銘石謹記時唐乾德五年歲次丁卯
七月十九日建

白西

白西江陰人南唐時沙門

重光院鐘銘

大唐都省江陰縣重光院保大三年歲次乙巳六月十八

日銘云

物匡大信世指何立九乳樓鏗三乘雲集妙利斯啟餘功
罔及光澤有唐良緣永襲

彙征

彙征善詩文吳越忠懿王命爲僧正賜號光文大師著有
詩文集七卷

上天竺寺經幢記

夫立幢之垂範乃造塔之濫觴刊梓刻檀嫌其易朽鏤金
鐫碧慮以難藏不若挺叱羊射武之貞姿編貫玉聯珠之

梵語可大可久如山如河尊勝陀羅尼者花藏貞心竺乾
祕語濟善住七生之苦道闡欲天感文殊一現之恩教傳
漢地舟橫業海車指迷津息肩惡道之間提耳昏衢之內
拯湮淪於歷劫延短折於浮生備載靈編久彰神應或置
麗譙之內或安窰堵之中或勒在幢間或表之山上風觸
而輕塵及物尚落罪花日臨而清影到身猶凋業蔓克行
盛事綽有善人佛弟子吳保容吳鐔雙驥標奇二龍竝轡
壘筦合韻跗萼聯芳耨情田而畢使豐登澄心水而無令
混濁與會首謂眾人曰給孤長者之園苑香山居士之林

眾經音義序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十二

曇域

曇域貫休弟子精大小篆重集許慎說文

禪月集序

先師名貫休字德隱婺州蘭溪縣登高里人也俗姓姜氏
家傳儒素代繼簪裾少小之時便歸覺路於安和寺請圓
貞長老和尚爲師日念法華經一千字數月之內念畢茲
經先師與鄰院童子法號處默偕年十餘歲同時發心念
經每於精修之暇更相唱和漸至十五六歲詩名益著遠

近皆聞年二十歲受具足戒後於洪州開元寺聽法華經
不數年間親敷法座廣演斯文邇後兼講起信論可謂三
冬涉學百舍求師尋妙旨於未傳起微言於將絕於時江
表士庶無不欽風年齒漸高屬天下喪亂時處默和尚謂
師曰吾師抱不羈之才懷自然之道時不與我能無傷哉
復爲先師曰分袂無血淚望處空闌干後隱南嶽

闕二字不

闕一字

先聘爲備者曰吾聞岷峨異境山水幽奇四海騷然

一方無事遂乃過洞庭趨渚宮歷白帝旋聞大蜀開基創
業奄有坤維歎曰不有君子寧能國乎遂達大國進上先

皇帝詩其畧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高祖
禮待膝之前席過秦主待道安之禮踰趙王迎圖澄之儀
特修禪宇懇請住持尋賜師號曰禪月大師曲加存恤優
異殊常十年以來迴承天眷無何壬申歲十二月召門人
謂曰古人有言曰地爲牀今天爲蓋物何小兮物何大苟
恆心兮自欣泰身與名兮何足賴吾之治世亦何久邪然
吾啟手足曾無愧心汝等以吾平生事之以儉可於王城
外藉之以草覆之以紙而藏之慎勿動衆而厚葬焉言訖
奄然而絕息遂具表聞天先帝感然久之乃命所司備一

期葬事於時在城士庶無不悲傷壘域遂以先師遺言上奏請以薄葬之禮帝曰朕治命可行焉勅命四眾共助葬儀特豎靈塔勅諡白蓮之塔以癸酉年三月十七日於成都北門外十餘里置塔之所地號昇僊葬事既周哀制斯畢暇日或勛賢見訪或朝客見尋或有念先師一篇兩篇或記三句五句或未閑深旨或不曉根源眾請壘域編集前後所製歌詩文贊日有見問不暇枝梧遂尋檢藁草及暗記憶者約一千首乃雕刻成部題號禪月集壘域雖承師訓藝學無聞曾奉告言輒直序事時大蜀乾德五年癸

未歲十二月十五日序

禪月集後序

有唐翰林學士兵部侍郎吳融請爲敘先師長謂吾門人
曰吳公文藻瞻逸學海淵深或以揖讓周旋

闕一字

待矣或

以文害辭或以辭害志或以誕飾饒借則殊不解我意也
子可於余所著之末仰重序之曇域乃稽顙而言曰語云
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子曰欺天乎曇域小子何敢
敘焉師曰子不知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以成其書況吾
常酷於茲心勦形瘵訪奇稽古慰以大道睠然皓首豈爲

賈其聲耶且吾昔在吳越間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
得以亂思不慙遺老矣子無辭焉但當吾意而言之然又
不可以過之樂天長吉似之矣吾若與騷人同時卽知殊
不相屈耳直言之無相辱也墨域遜讓不暇力而敘之

延壽

延壽字冲立俗姓王氏餘杭人年十六獻齊天賦於吳越
忠懿王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以官錢放生坐死獲赦遂
出家住天台智者巖天柱寺宋建隆元年忠懿王命主靈
隱寺後遷永明道場賜號智覺禪師開寶八年卒年七十

二諡永明宗照大師

金剛證驗賦

無住般若教海威光諷誦而感通靈異受持而果報昭彰
畢使凡身未來而位登寶覺能令促命現世而壽緒金剛
洪範五福其一曰壽堅持之者偏承靈佑湖神歸命受淨
戒而挫兇暴之威病者投誠愈沈疴而軫慈悲之苦大旨
甚深罩古籠今字字演無生之性重重敷不住之音任布
七寶之珠珍難偕四句縱捨三恒之身命莫比持心大教
正宗真如海藏靈神擁護陰官歸向坐一層之金榻拔出

冥中降五色之祥雲迎歸天上斯經也降心爲要無我是
宗信解而體齊諸佛受持而福等虛空法力難思不墮刀
峯之所神功罔測能超駭浪之中一心受持千聖稱讚滯
魄投誠而歸淨道苦戰敗陣而超危難獄官現證冥魂脫
而世命增惡友妬心金文隱而霞條散或乃身枷自解母
眼雙明口門光耀肉體堅貞天香馥郁仙樂淒清臨法而
三刀不斷命講而束素俄呈寫在空中點點而雨露不涇
求於紙內重重而文綵全生是知大報攸長正宗罕措旨
妙而難解難入信順而不驚不怖金剛神暗使變肉爲骨

須菩提密令斷薰啖素因書力而懺罪遇火光而得度積
祿延年扶持擁護異哉爲羣典之大還上昇覺路

法華瑞應賦

一心妙法巧喻蓮華誦持而感通靈瑞校量而福比河沙
善神擁護眞聖咨嗟知命如見證果非賒兵仗潛空密衛
而皆居福地異香滿室坐化而盡駕牛車爾乃然臂歸向
焚身供養紫氣騰空而演瑞白光入火而標狀燒時而列
宿飛下跡處而金園立相形消骨盡捨珍寶而難可比方
火滅煙飛唯心舌而鏗然紅亮書寫經卷功德無邊感佳

夢而正誤送金精而入緣白雀呈瑞隱士書詮四眾潛淚
哀聞大千寶殿遙分而夢處神僧送藥而病痊妙字纔成
逝者而已聞生處真文旣繕殀喪而忽尔增年帝釋迎前
天童侍側普賢摩頂以慰喻廟神請講而取則口放異光
而何假銀燈舌生甘露而豈須玉食投崖不損乏氣增力
或施戒而行悲或謗消而難息說法聞於金口得定超於
真域能令凡質毛孔孕紫檀之香任壞肉身舌表現紅蓮
之色甘雨灑地天花墜空紅燭然於眼裏白蓮生於掌中
神遊佛國跡現天宮水滿金瓶自冬溫而夏冷齋陳玉饌

遂應供而身通猴侍虎隨除魔去病異花生於講座甘澤
靈於談柄冥司隨喜靈神請命扶危懺罪駕苦海之慈航
拔死超生懸幽途之明鏡當圓寂之時靈通可知或山崩
而地動或花雨而樂隨金殿房中而煥赫寶蓋夢裏而威
蕤駕乘潛來見身忽生於他國空聲密報栖神俄託於蓮
池食感舍利空中彈指講聞異鐘錫扣池水或救旱而使
龍或持咒而降鬼可謂獨妙獨尊盡善盡美任千聖以讚
揚難窮妙旨

宗鏡錄序

伏以真源湛寂覺海澄清絕名相之端無能所之迹最初
不覺忽起動心成業識之由爲覺明之咎因明起照見分
俄興隨照立塵相分安布如鏡現像頓起根身次則隨相
而世界成差後則因智而憎愛不等從此遺真失性執相
循名積滯著之情塵結相續之識浪鑠真覺於夢夜沈迷
三界之中瞽智眼於昏衢匍匐九居之內遂乃縻業繫之
苦關一字 解脫之門於無身中受身向無趣中立趣約依處
則分二十五有論正報則具十二類生皆從情想根由遂
致依止差別向不遷境上虛受輪迴於無脫法中自生繫

縛如春蠶作繭似秋蛾赴燈以二見妄想之絲纏苦聚之
業質用無明貪愛之翼撲生死之火輪用谷響言音論四
生妍醜以妄想心鏡現三有形儀然後違順想風動搖覺
海貪癡愛水資潤苦芽一向徇塵罔知反本發狂亂之知
見翳於自心立幻化之色聲認爲他法從此一微涉境漸
成戛漢之高峯滴水興波終起吞舟之巨浪爾後將欲反
初復本約根習鈍不同於一真如界中開三乘五性或見
空而證果或了緣而入真或三祇重鍊漸具行門或一念
圓修頓成佛道斯則剋證有異一性非殊因成凡聖之名

以分真俗之相若欲窮微洞本究肯通宗則根本性離畢
竟寂滅絕昇沈之異無縛脫之殊既無在世之人亦無滅
度之旨二際平等一道清虛識智俱空名體咸寂迴無所
有唯一真心達之名見道之人昧之號生死之始復有邪
根外種小智權機不了生死之病原罔知人我之見本唯
欲厭喧斥動破相析塵雖云味靜冥空不知埋真拒覺如
不辯眼中之赤眚但滅燈上之重光罔窮識內之幻身空
避日中之虛影斯則勞形役思喪力損功不異足水助冰
投薪益火豈知重光在眚虛影隨身除病眼而重光自消

息幻質而虛影當滅若能迴光就已反境觀心佛眼明而業影空法身現而塵跡絕以自覺之智刃剖開纏內之心珠用一念之慧鋒斬斷塵中之見網此窮心之旨達識之詮言約義豐文質理詣揭疑關於正智之戶薙妄草於真覺之原愈入髓之沈疴截盤根之固執則物我遇智火之燄融唯心之爐名相臨慧日之光釋一真之海斯乃內證之法豈在文詮智解莫窮見聞不及今爲未見者演無見之妙見未聞者入不聞之圓聞未知者說無知之真知未解者成無解之大解所冀因指見月得兔忘筌抱一冥宗

捨詮檢理了萬物由我明妙覺在身可謂搜抉元根磨礪
理窟剔禪宗之骨髓標教網之紀綱餘惑微瑕應手圓淨
元宗妙旨舉意全影能摧七慢之山永塞六衰之路塵勞
外道盡赴指呼生死魔軍全消影響現自在力闡大威光
示真實珠利用無盡傾祕密藏周濟何窮可謂香中爇其
牛頭寶中採其驪頰華中採其靈瑞照中耀其神光食中
啖其乳糜水中飲其甘露藥中服其九轉主中遇其聖主
故得法性山高頓落羣峯之峻醍醐海濶橫吞眾派之波
似夕魄之騰輝奪小乘之星宿如朝陽之孕彩破外道之

昏蒙猶貧法財之人值大寶聚若渴甘露之者遇清涼池
爲衆生所敬之天作菩薩真慈之父抱膏肓之疾逢善見
之藥王迷險難之途遇明達之良導久居闇室忽臨寶炬
之光明常處裸形頓受天衣之妙服不求而自得無功而
頓成故知無量國中難聞名字塵沙劫內罕遇傳持以如
上之因緣目爲心鏡現一道而清虛可鑒辟羣邪而毫髮
不容妙體無私圓光匪外無邊義海咸歸顧盼之中萬象
形容盡入照臨之內斯乃曹溪一味之旨諸祖同傳鵠林
不二之宗羣經共述可謂萬善之淵府衆哲之元源一字

之寶王羣靈之元祖遂使離心之境文理俱虛卽識之塵
詮量有據一心之海印楷定圓宗八識之智燈照開邪闇
實謂舍生靈府萬法義宗轉變無方卷舒自在應緣現迹
任物成名諸佛體之號三菩提菩薩修之稱六度行海慧
變之爲水龍女獻之爲珠天女散之爲無著華善友求之
爲如意寶緣覺悟之爲十二緣起聲聞證之爲四諦八空
外道取之爲邪見河異生執之作生死海論體則妙符至
理約事則深契正緣然雖標法界之總門須辯一乘之別
旨種種性相之義在大覺以圓通重重卽入之門唯種智

而妙達但以根羸靡鑒學寡難周不知性相二門是自心之體用若具用而失恒常之體如無水有波若得體而闕妙用之門似無波有水且未有無波之水曾無不涇之波以波徹水源水窮波末如性窮相表相達性源須知體用相成性相互顯今則細明總別廣辯異同研一法之根元搜諸緣之本末則可稱宗鏡以鑒幽微無一法以逃形則千差而普會遂則編羅廣義撮合要文鋪舒於百卷之中卷攝在一心之內能使難思教誨指掌而念念圓明無盡真宗目覩而心心契合若神珠在手永息馳求猶覺樹垂

陰全消影迹獲真寶於春池之內拾礫渾非得本頭於古
鏡之前狂心頓歇可以深挑見刺永絕疑根不運一毫之
功全開寶藏匪用刹那之力頓獲元珠名爲一乘大寂滅
場真阿練若正修行處此是如來自到境界諸佛本性法
門是以普勸後賢細垂元覽遂得智窮性海學洞真源此
識此心唯尊唯勝此識者十方諸佛之所證此心者一代
時教之所詮唯尊者教理行果之所歸唯勝者信解證入
之所趣諸賢依之而解釋論起千章眾聖體之以宏宣談
成四辯所以掇奇提異研精洞微獨舉宏綱大張正綱撈

攬五乘機地昇騰第一義天廣證此宗利益無盡遂得正
法久住摧外道之邪林能令廣濟含生塞小乘之亂轍則
無邪不正有偽皆空由自利故發智德之源由利他故立
恩德之事成智德故則慈起無緣之化成恩德故則悲舍
同體之心以同體故則心起無心以無緣故則化成大化
心起無心故則何樂而不與化成大化故則何苦而不收
何樂而不與則利鈍齊觀何苦而不收則怨親普救遂使
三草二木咸歸一地之榮邪種蕉芽同霑一雨之潤斯乃
盡善盡美無比無儔可謂括盡因門搜窮果海故得創發

菩提之士初求般若之人了知成佛之端由頓圓無滯明
識歸家之道路直進何疑或離此別修隨它妄解如穀角
取乳緣木求魚徒歷三祇終無一得若依此旨信受宏持
如快舸隨流無諸阻滯又遇便風之勢更加櫓棹之功則
疾屆寶城忽登覺岸可謂資糧易辦道果先成披迦葉上
行之衣坐釋迦法空之座登彌勒毘盧之閣入普賢法界
之身能令客作賤人全領長者之家業忽使沈空小果頓
受如來之記名未有一門匪通斯道必無一法不契此宗
過去覺王因茲成佛未來大士仗此證真則何一法門而

不開何一義理而不現無一色非三摩鉢地無一聲非陀
羅尼門嘗一味而盡變醍醐聞一香而皆入法界風柯月
渚竝可傳心烟島雲林咸提妙旨步步踏金色之界念念
麝簷蔔之香掬滄海而已得百川到須彌而皆同一色煥
今開觀象之目盡復自宗寂爾導求珠之心俱還本法遂
使邪山落仞苦海收波智櫟以之安流妙峯以之高出今
詳佛祖大意經論正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申問答廣
引證明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編聯古製之深意撮畧
寶藏之圓詮同此顯揚稱之曰錄分爲百卷大約三章立

法正宗以爲歸趣次申問答用去疑情後引真詮成其圓信以茲妙善普施含靈同報佛恩共傳斯旨耳

思有

思有檢校釋門威儀

請宣示御注金剛經奏

自像教西流具文東譯學傳師口凡今則多註訣聖情前古未有臣請具幡花奉迎於敬愛寺設齋慶賀其御注經伏乞示天下宜付史官

純白

純白新羅國沙門

新羅國石南山故國師碑銘後記

恭惟我國大師始自出昭終於沒齒生緣眷屬觸事因緣
卽門生金長老允正所修錄具門人崔大相仁浣所撰碑
述之今白之所記者恭以大師於唐新羅國景明王之天
祐年中化緣畢已明王諡號銘塔仍勅崔仁浣侍郎使撰
碑文然以世雜人猾難爲盛事是以年新月古未立碑文
至後高麗國凡平四郡鼎正三韓以顯德元年七月十五
日樹此豐碑於太子山者良有良緣者乎爰有國師之門

神足國主寺之僧頭乾聖院和尚者法諱讓景俗姓金氏
字曰舉國爲師而或體或心爲王而乍耳乍目將恐芳塵
風埽美跡雲消黃絹將爛翠炎弗植師恩雀報自立龜碑
和尚王父藹元聖王之表來孫憲康王之外庶舅清廉謠
聒於街路忠孝譽酣於尊卑內知執事侍郎外任涇江都
護父訪禮才兼六藝學貫五經月下風前屬緣情體物之
句春花秋月呈撫絃韻竹之聲內至執事舍香外赴朔州
長史和尚始自華色終於叟身動止言談行蹤風格可備
別錄此畧言焉且國師碑之與錄可記而未記者曰龍潭

式照乾聖讓景鷲口惠希宥襟允正請龍善現靈長元甫
石南迴閑嵩山可定太子本定右九師者國師存日羽翼
在卯未翦青雲之際國師沒後角足成體始遊碧海之中
師之在時法席闕一字牛毛之數師之入滅禪座財鐘乳之
多人謂之評曰九乳若鐘養九方之佛子一面如鏡正一
國之君臣古所謂翼眾銑銑茲焉在焉其允正長者乾
聖同胎之弟也戒高持者名出有人存歿言行門人別錄
其母氏夢妊盈之日日入於寢室娠季之月月入於密窟
果誕乾聖與宥襟也豈翅曇諦阿母夢二物之徵慧住阿

孃獲二果之瑞而已哉仁澆者辰韓茂竣人也人所謂一

代三鶴金榜題迴曰崔致遠曰崔仁澆曰崔承祐

闕一字

中

中人也學圍海岳加二車於五車才包風雲除三步於七

步實君子國之君子亦大人鄉之大人是或折桂中花扇

香風於上國得葱羅域推學究於東鄉承大師重席之恩

撰大師鴻碑之記白也執尺占天邨終近遠傾蠡酌海豈

度少多然則言而不常默猶不可後來君子取之捨之而

已

賢義

賢義廣順三年益都縣大雲寺講經沙門

雲門山功德記

伏自玉毫掩相求瞻覩以無由金像遺蹤猶修崇之可託
且我佛住世莫久像教是依了達者位證三乘漸成者道
隆五福伏以雲門山大雲寺者未可知其始建之時也因
覽古碑云開皇年中曾有修建但以寺居峻嶺地枕長郊
覩聖像之陵夷見精藍之荒廢近則雖興新構必知未稱
舊基唯有壁龕彌勒石像依稀相闕一字隱映儀形風雨交
侵間損雕鏤之質歲華綿邈全無彩繪之蹤蓋事有廢興

理關舒慘豈期今日獲遇信心

闕一

清信弟子彭仁福本

貫浙江寓居海岱固安賜履未遂三乘唯

闕一

夙懷善因

便至信知修崇之可託明幻惑之不堅是以廣

闕二

因投

諸蘭若此則因參遠寺傍觀真容遂乃慎選良工精求彩

筆果得入神之妙

闕一

瞻如在之儀重新兩龕加

闕一修

飾雖遙柰苑何異

闕一

峯一羣遠黎豈起

闕二

之想四來

闕二

頓生恭敬之心諒此淨因必獲多福更有會同良友

亦是

闕一

知各起齋心助成勝事仍雕

闕六

庶使萬古千

秋不泯增修之狀陵遷谷變常開化導之門如賢義者跡

忝緇衣辭虧黃絹常復斯言之戒敢述刊述之文蓋猥什
非才而堅令敘錄既難退讓何免訢尤謹題

釋遠

釋遠六祖法嗣號龍門法眼禪師

坐禪銘

心元虛曠體絕偏圓金波匝匝動寂常禪念起念滅不用
止絕任運滔滔何曾起滅起滅寂滅現大迦葉坐卧經行
未嘗間歇禪何不坐坐何不禪了得如是始號坐禪坐者
何人禪是何物而欲坐之用佛覓佛佛不用覓覓之轉失

坐不我觀禪非外術初心鬧亂未免回換所以多方教渠
靜觀端坐收神初則紛紜久久恬淡虛閑六門六門稍歇
於中分別分別纔生已成起滅起滅轉變從此心現還用
自心反觀一徧一反不再圓光頂戴靈焰騰輝心心無礙
橫該豎入生死永息一粒還丹點金成汁身心客塵透漏
無門迷悟且說逆順休論細思昔日冷坐尋覓雖然不別
也大狼籍刹那凡聖無人能信匝地忙忙大須謹慎如其
不知端坐思危一日築著伏惟伏惟三自省察是身壽命
如駒過隙何暇閑情妄爲雜事旣隆釋種須紹門風諦審

先宗是何標格道業未辦去聖時遙善友師教誠不可捨
自生勉勵念報佛恩惟已自知大心莫追報緣虛幻不可
強爲浮世幾何隨家豐儉苦樂逆順道在其中動靜寒溫
自愧自悔

十可行十頌序

華嚴以十法界總攝多門示無盡之理禪門有十元談以
明唱道洞山有十不歸以表超證山僧述十可行以示後
生庶資助道譬諸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又如染香之人亦
有香氣有少益者書之於后

終南山僧

僧姓氏無考居終南太一山

眾經音義序

自法王命駕遵之者九乘宏傳聲教統之者三藏然則指
月之喻無爽於恒規因言之義有契於常則所以實相寶
冥開宗於文字權道綜御崇尚於方言且夫一音各解惟
聖之筌蹄隨緣別悟在凡之準的西梵天語邃古莫虧東
華人言泐時遷貿至於說文在漢字止九千韻集出唐言
增三萬代代繁廣符六文而挺生時時間發寄八體而陳

迹求其本據諒在前後覈其離廣誠歸物議夫以佛教東
翻六百餘載舉其綱紐三千餘軸隨部出音聞之往說殷
鑒羣錄未曰大觀然則必也正名孔君之貽誥隨俗言晤
釋父之流慈非相無以引心非聲無以通解有大慈恩寺
元應法師博聞強記鏡林花之宏標窮討本支通古今之
互體故能讐校源流勘閱時代刪雅古之野素削澆薄之
浮雜悟通俗而顯教舉集畧而騰美真可謂文字之鴻圖
言音之龜鏡者也以貞觀末厯勅召參傳綜經正緯咨爲
實錄因繹尋閱摭拾藏經爲之音義注釋訓解援引羣籍

証據章明煥然可領結成三帙自前代所出經論諸音依
字直反曾無追顧致失教義實迷匡俗今所作者全異恒
倫隨字刪定隨音徵引竝顯唐梵方言翻度雅鄭推十代
之紕紊定一朝之風法文非詞費務在綱正恐好異者輒
復畧之斯則得於要約失於義本救弊開信終掩元化故
重陳委悉無昧焉序之云爾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十三目錄

張果

道體論序

黃帝陰符註序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序

葉法善

乞歸鄉上表

乞歸鄉修祖塋表

乞回贈先父爵位表

報弟子仲容書

成元英

南華真經疏序

江旻

唐國師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觀碑

史崇

妙門由起序

王太霄

元珠錄序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十三

張果

果不知何許人武后時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自云年數百歲武后遣使召之佯死不赴開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常濟以同遣使齎書邀迎之至東都元宗好神仙欲以玉真公主降之果不奉詔懇辭歸山乃賜號通元先生銀青光祿大夫爲造樓霞觀於隱所入恒山不知所之

道體論序

夫渾然未兆得喪無涯名質旣分則凡聖義顯然凡不自

悟必積感以求通聖不棄物亦因機而設教教緒彌綸寧
容窮數約其一應之迹所謂道德所言道者極妙環中圓
通物化因通立稱故名爲道德者殊能廣洽全任無功成
迹可目故名爲德然則道以通化彰名忘通則會旨德就
全任標稱泯迹則德全斯二兼忘宗極無主者也將欲顯
彼元源導茲弱喪法不自闢宏之在人故先以老子標爲
首題萬物芸芸封心華競至人懸解返本無爲故曰老子
體雖泊然機來則應應迹嗣興目之爲子德不自樹妙成
在法本其所通字之曰道然道體虛凝常爲軌訓其名不

去號之爲經建言至末此章爲首故曰道體論

黃帝陰符注序

陰符自黃帝有之蓋聖人體天用道之機也經曰得機者萬變而愈盛以至於王失機者萬變而愈衰以至於亡厥後伊呂得其末分猶足以拯生靈況聖人乎其文簡其義元凡有先聖數家注解互相隱顯後學難精雖有所主者若登天無階耳近代李筌假託妖巫妄爲注述徒參人事殊紊至源不慚窺管之微輒呈酌海之見使小人竊窺自謂得天機也悲哉臣固愚昧嘗謂不然朝願聞道夕死無

悔偶於道經藏中得陰符傳不知何代人製詞理元邈如契自然臣遂編之附而入注冀將來之君子不失道旨矣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序

夫九要者要乃機要也以應大丹九轉故以道分九篇法顯九門九門合理篇篇歸根雖不得親師之旨得此要如親師訓得者坐獲天機悟之者爲之心印若依行者在欲無欲居塵出塵分立九門還元二儀學道君子細意詳之先序顯用次要應體以體兼用性命備矣

葉法善

法善括州括蒼人自曾祖三代爲道士皆有攝養占卜之術法善少傳符錄尤能厭劾鬼神高宗聞其名徵詣京師將加爵固辭求爲道士因畱內道場睿宗卽位稱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仍爲道士京師景龍觀開元八年卒年一百七歲贈越州都督

乞歸鄉上表

道士臣某言臣江海野人素無道業澗飲木食枯槁自居屬聖朝宗道之門大興元範臣得沐皇化服事五朝竭忠盡誠披肝瀝膽一有所補萬死無恨况屬聖朝重張寓縣

再安品物凡在含識咸用昭蘇陛下不棄芻蕘復收簪履
臣愚陋過蒙恩渥假其列棘之司加以茅苴之封褒榮忻
被澤漏泉局然臣胡顏堪此大造灰身刎首不能上答前
歲天恩賜歸鄉里殘魂假息獲拜先塋聚族聯黨不勝悲
慶屬親姊莫年百餘三歲見臣還邱壑載喜載悲纔逾一
旬奄忽先逝雖死生有命理則固然而骨肉有情豈無哀
痛積年之疹一朝遂發形容枯劣殆不能勝往者虔奉綸
音俾投龍璧奉使之後禮應復命心馳魏闕意欲駿奔病
在江鄉力難勝致自前年之冬末驟辭南土去歲之夏首

纔達東京死魂餘步抑難訓說寧有形枯心疾叨厠莫宜
紫綬金章人臣極貴自非功高帶礪不可錫其光寵況道
本希夷無關視聽謬膺匪服實玷國猷伏願陛下特賜餘
魂得歸邱墓則物善遂性天覆無涯方違闕廷不勝攀戀
無任懇禱之至謹詣朝堂上表以聞臣誠惶誠恐死罪死
罪謹言

乞歸鄉修祖塋表

道士臣某言二月二十一日扶病陳誠特乞餘魂歸修塋
墓而高天未聽跼地無所因此舊氣發動殘生如線未辭

聖代奄成異物幸賴天覆含育未卽泉壤貸及餘命得遂
微心臣前奉絲綸賜歸桑梓旣齋龍璧備厯山川夙夜周
章恭承國命比及鄉里時迫嚴寒屬數年失稔百姓逃散
親族餒殍未辯情理欲樹碑碣私願莫從而碑石猶在蘇
州未能得達鄉里臣焦心泣血以日爲歲若此不遂死不
瞑目伏惟陛下覆燾亭育昆蟲遂性孝理之教被及含生
臣皮骨空存命均風燭乞餘喘未絕所願獲申一聞聖恩
九泉無恨方當辭違宸極昇疾江湖伏枕疏襟不勝悲戀
謹詣朝堂上表以聞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

乞回贈先父爵位表

臣聞孝道之大人行所先故洪覆無言神女有卷綃之應
厚載至廣江鱗表充膳之徵斯實感於神祇通於天地者
矣伏惟皇帝陛下孝道叶天地聖德符神祇齊郡擢靈芝
陵寢降甘露此陛下孝感之應故當錫類及物而臣幸生
孝理之代目視靈應之符身無橫草之功虛受茅苴之錫
九卿之任下譬江海五等之爵上應星緯臣崦嵫日迫泉
壤無幾生我父母竟未答於劬勞覆我聖恩實有重於山
嶽臣誠則微物豈能無心自忝辱朝列日夜惶懼生無益

於聖代死實負於康時而犬馬私情切有所願乞以陛下
所授爵位回贈先父臣上不違陛下孝道之風下得展臣
罔極之念一遂哀疚萬死爲幸且臣雞皮鶴髮形骸若是
殘魂假氣奄忽無時去冬辭違闕廷輿疾道路曲蒙陛下
覆養之德復喜生全令得重謁紫宸趣躡丹地及茲餘喘
披瀝微誠陛下所假臣厚祿賤錢乞納天庫官名封號以
被泉門則聚族糜軀合宗隳膽存亡幸甚所不敢言伏願
天慈沛然聽許再生非重百身靡贖不勝哀苦悲懇之至
謹詣闕上表以聞臣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

報弟子仲容書

汝將吾詩及書進上不得求官當奉詔監喪歸葬括蒼吾去後百六十年外卯山當出一人更過於吾若有人於吾舊居修行卽其人也

成元英

元英字子實陝州人隱居東海貞觀五年召至京師永徽中流郁州

南華真經疏序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元之妙旨暢無爲之

恬淡明獨化之窅冥鉗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
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
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僊人當戰國之初降衰周之
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
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
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
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
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韋爲編編簡成
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

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
理雖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
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卽注解之逍遙齊
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下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
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
綱畧爲三釋所言三者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
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第二支
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元感不疾而速
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第三穆夜

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充無時不適忘
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
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
無事跡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
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適遇物
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旣明權實之
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旣指馬蹄天地混
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旣善
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間故以人間世

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升降
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鑒接物無心忘德忘
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
眞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卽寂卽應既而驅馭羣品故
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以篇首二字爲題既無別義
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爲之
義訓雖註述無可間然竝有美辭咸能索隱元英不揆庸
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年矣依子元註三十三篇輒
爲疏解總三十卷雖復詞情疎拙亦頗有心迹指歸不敢

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

江旻

旻貞觀時希元觀三洞道士

唐國師昇真先生王法主真人立觀碑

觀夫天德惟溥亭育肇其不差人靈本智聞見資其愈甚
是以役成則百用不足事逸則萬物皆勤莫不鼎鉉黃金

尊崇居處

關四字

資養性靈青襟慚於履霜白首成於聚嶽

但畏途捷徑豈所般遊風葉寒茲忘其飄踐假使維梢挂

席終違寶岸縣車東馬詎越崇山

關一字

未有若斯之甚者

也至人應世爲而不處援手濡足拯溺救焚滌其含垢之
性復其既迷之轍立關鍵樹隄防艤慈舟於罕濟之川明
慧炬於未昕之夕當其虛往應以真知被薜紉蘭吞虹噬
月踐赤墀而宏眾妙排翠展而播元風踵牧臺之舊蹤襲

闕一字

山之遺軌勝業與鼇峯竝峻睿澤共鯤海同流理絕

名言事忘稱謂可久可大猗歟偉歟法主姓王諱遠知字

廣德瑯琊臨沂人也眇迹周

闕十字

襲於上賓之胄非同薛

族託

闕一字

於平輿之門垂密雲而灑潤御長風而縱響道

無常器應有常倫故得幽貺鬱其枚條潛祉被其遐構則

有葉縣奇蹤雷門逸響

闕二

閱世伯喈珍其異

闕二

信遯

時威明貴其縫掖故乃百川紛湊滄溟浸無涯之廣累石
不窮惟嶽至極天之峻法主大父景賢梁征北將軍江州
刺史考曇選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輕車將軍陳車騎將
軍揚州刺史建安郡公食邑三千戶鼓吹一部班劍二十
人袞華載鬱台局啟曜動成儀表肅以具瞻法主鎮五石
於生宮韞三田於命府降靈以資妙氣受鍊而浴蘭池闕二
字漱其芳津二儀賦其純闕一望德門而直指睠華宗而
誕曜母氏濟陽丁夫人陰祇降嬪柔德垂美夙有神明之

契先稟嘉祥之符嘗因晝寢夢身爲飛鳳所集既寤見赤

光貫乳遂感而娠七日便啼聲聞於外纔經少選而載

字馬昔浩靈受錫仰神嗣於妃瑛柱史流沙託日精於元

妙叶符元慶高騰聖迹復迺流光外朗豫顯火傳之教希

聲內發先聞導俗之音既而聖縱自天稟至知於弱植道

闕三備闕二於藏往孝友冥至就養無方業隆幹蠱情忘

健羨加以俯同學數盡銳典墳三易述其殷周四詩傳其

鄒魯著康成之韋簡聽季長之絲竹黼藻三古琴瑟百家

玉書見重金籙取貴明毀縣鏡照奪清淄迺深棄俗纏早

欽定全唐文卷九百二十三 江旻 十

生厭離寂寥愛網牢落塵情望元關而一息徠蒼雲而長
往時有國師宗道先生識洞幽微智深元妙宣風黃道作
訓紫宸九重致禮百工興敬攝齊撰履妙簡英奇法主以
體二沐元風知十升堂奧握照廡於荆藍之下抱燭乘於
隨合之濱宅空成性智之所漸沿無致學惟幾必彰理詣
希微忘所言而知道情遺徑庭就日損以爲德爰在冠年
虔修上法迺有族雲浮紫羣鶴呈素暎暖高垂徘徊迴屬
周尹候氣詎可參衡晉野揮弦曾何扶轂斯蓋元心廣運
遠結冥祥故能幽貺不言嘉瑞爰發法主顧眾步以指信

因羣靈以攄抱內戰斯止道勝則肥去有欲之廉息多聞
之智六經三史縹帙緗囊昔所研味竝皆棄絕物色眞應
耽尚元虛吐納六宮去來三景峻巢由之節勵夷皓之行
便卽辟穀休糧惟資松水六塵不染智照杜其氛埃五味
性空慧口絕其甘旨遂乃避聲於銜枚之路滅影於至陰
之域茅山華陽卽三十六洞天之第八也峯秀龍文之鼎
水叶鳳門之泉仰三山以交眞思五便而竝聖迺抗表闕
廷願歸巖谷黃門侍郎賀徹奉宣中旨繼是山棲所須竝
令官給旣而雅志獲從幽襟獨往高蹈俗外舉手時人羣

公祖道衣裾聚觀法主投簪有所終焉是託潤淹草樹光
溢林泉拂雲徑以展足援喬枝以移視雖復金罇和鼓獨
韻新聲玉琯調時偏諧雅氣與夫道風遐暢遠秀松筠之
表勝趣挺生孤映烟霄之外安可亂其清越革我寒暄故
以仙伯嗟其格高雲將談其氣遠仍值旗蓋南歇禮樂西
歸法主養粹中巖不染氛穢隋開皇十二年晉王分陝維
揚尊崇至教欽味風範具禮招迎辭不獲命出自山谷長
史王子相承候動止諮議顧言每申談對法主豪墨所至
必罄今古辭義所該殆無遺逸幽尚有本固請還山晉王

重違所守遣使將送遂投於天窗背嶺鑿崖考室卷晦聲
迹纔可修行十三年正月七日夜端坐精思彷彿朱衣羽
人握節而進謂法主曰岫隱川藏事由獨善寓形寰宇宜
宏利益重官品藻以卿開教一方可宣揚法味開度後學
旣受茲靈誥始有應物之心焉於是澄止水於眾象竦貞
松於羣望應運元機盛談名理重關複奧故以啟其幽深
六瑚四璉曾不矜其器用山門著錄三千許人竝立精舍
實爲壯麗十九年勅使鄭子騰送書詢問欽尚殷勤誠深
下輦大業七年煬帝遣散騎員外郎崔鳳賁勅書迎請見

於涿郡之臨朔宮帝廼歎曰朕昔在揚州師已素髮今茲
重覩更有童顏豈非道固存焉養之得理者六軍返旆扈
駕洛陽奉勅於中嶽修齋俄而炎德遂卑忠良解體櫟槍
遠燭格澤旁流沈馬謖三十之占膠船無五反之慎蒼生
塗炭天命有歸大唐景運龍興元象斯構皇上繼明理物
光宅黔元參天二地經文緯武神謀廣畧道屬雲雷躔晷
曜於已晦綴參辰於將落毀隅具固闕二廓清復修衽席
還爲俎豆非夫唐風惟大大章可以作歌軒德如雲雲門
所以流詠其孰能至於此乎故使天成地平其武功也如

彼戢戈歸獸其文德也如此諒可以四三王而六五帝蹈
東戶而穆南風瑞發雲星祥應蘋素涸泉獻醴茂棘垂柔
神筵衛廚芳奠翊砌巍巍蕩蕩未有若斯之盛者歟猶復
役情動慮盱食已勤克己思治宵衣彌篤仁高穹昊澤漏
重泉於是嗣興至教尚想元極在昔藩朝頻經降問法主
卷懷處世三變市朝語默人間一逢有道旣遇龍田方知
必舉之翼將攀鳳羽故審扶搖之勢以茲先覺曲招恩禮
累有陳聞乞還江外迺詔洛州資給人船竝施法服勅潤
州於舊山造觀一所賜田度道士七十人以爲侍者貞觀

九年四月至山勅文遣太史令薛績校書郎張道本太子
左內率長史桓法嗣等送香油鎮絲金龍玉璧於觀所爲
國祈恩復遣朝散郎蕭文遠賁璽書慰問竝賜衲帔几杖
等皇太子以其年六月又遣將仕郎張萬迪送香油龍璧
供山中法事勅又遣桓法嗣送香八月十三日至觀法主
沈吟久之方遣恭受謂弟子曰此香何能燒盡可分四近
諸觀廣供齋講冀能感徹十四日午時適因睡寤喜形於
色侍者在旁諮問所以答曰吾向暫遊洞宮仙官見報欲
以疲朽補爲仙伯名位已定行在不久十五日沐浴冠帶

焚香正坐集諸弟子述聖朝立觀之由勵學人策勤之志
十六日旦忽聞異香入室鳥獸哀鳴顧謂侍者曰日時早
晚曰辰時迺應曰好卽轉身平卧自正衣冠九易之形一
朝解束春秋一百二十有六歲肢體柔輒顏色不變停殯
旬餘倍勝常日州遣行參軍馬君偉訃山弔祭并以狀奏
聞越二十八日以符竹託紉定錄神山之右夫劍解之道
皎昧難知至於刊名伯札勒功仙品青銑成文召帝晨之
旨紫玉爲簡錫太元之命建圖獨立總要羣靈若得之於
千載猶逢之於萬劫自許葛以來未之有也初法主從容

謂所親曰國家爲吾造觀恩德極重自惟微應恐不見其
成至是時也斧斤始就前刺史辛君昌與五縣官人爰集
山所定方準極八桂運於瑤阜五杏伐於緇林塹荆峯而
求寶玉決河官而取珠貝郢人負其塗器般匠獻其奇斤
百姓子來四方悅服闕一排若堵鋪動如雲商畧雲崖考
量泉石迺於積金洞門之右太元降真之地其山則峯岫
開天逼乾行之峻谿谷括地窮艮象之深滴瀝縣流因風
振響歲蕤喬木承雲聚翠於是式摹大壯建其精宇據修
原而却指陪秀嶺以斜列飛陞排雲危墉列漢構元櫨以

轆轤鼎丹拱以崔嵬儼香閣於烟空鬱珍臺於倒景烏容
拂曉假道璇題之間兔色分宵晦影綺疏之側埃壒滅而
瑤臺遠寒暑隔而寶殿深綺霞共藻稅爭輝清風與琅玕
競響披軒迴眺鬱鬱之千巖不窮鑿牖俯臨蒼蒼之萬壑
同色螭龍鱗甲動青玉之鐙雲霧光芒列赤瑤之案闕闕一
字九色雜流蘇而迴卷華旛百戲拂藻井而斜縈霜鐘韻
鳧氏之音仙蓋盡輪人之妙列邛仝於東序憩羽客於南
榮簷度元霜庭凝絳雪昔漢宗萬乘元宮纔峙於豫章齊
侯九合正寢止聞於拱柏未若綸誥爰發雕甍勝地元都

萬雉植立天窗之間蕭臺九層輝耀洞天之表故以一罄
崑驪中貧海瀆又於內殿奉爲文德皇后造元始天尊像
一軀二眞夾侍擬香園之妙寫空歌之儀遐邇歸依人天
讚仰法輪常轉洪恩不替州伯武陟公李使君諱厚德眞
人胄裔衣冠舊緒天潢分其遠派帝圃竦其旁枝政循化
穆途謠里頌崇信法門義不忘本弟子陳羽弱年服道暮
齒不疲稟洞神之言得入微之致平昔應徵已當付囑今
茲綜理復隆堂構弟子王軌夙挺機緣幼恭德宇鑽仰聞
於奧室舉措循於綱常清言餘論演暢有歸羽等迺興遠

近同門道俗耆舊以爲日月迴薄總盈縮之期春秋遞代
運盛衰之道實宜騰芳垂茂遠播清塵但韋編旣絕宣尼
深易道之歎簡書遽落東哲補由庚之辭是用樹彼高垣
題其琬石立言紀事傳諸不朽上願皇圖定七百之基符
千載之運同玉京而等固與金闕而俱遙敢述徽猷迺爲
銘曰

生靈蠢蠢世界悠悠吉凶竝驚愛惡相謀如彼薜華望晷
不畱如彼蕙茵棄朔無秋至人顯用夙膺元籙勝已克勤
導揚斯屬非相遊道無言匡俗物有可甄寧憚濡足幾探

其妙鑒獻其明鍊微毓德凝元肆情才高楚澤價重秦城
義堂縱辯文路蜚英跡淪青嶂聲邇丹屏蹈禮河濱當仁
蒞嶺師臣是屬如綸攸騁爰召瓌材構茲嚴整偉哉瞰迴
壯矣凌虛儀彤元圃輝映方諸欄垂疊壁薨間連珠岩崑
仙阜煇燭神居迷迭香階合昏奇樹擾麇遙集馴蛻迴赴
入歲招缺騎箕引傳蔽虧日月杳冥雲霧化周道息靜鑒
潛神驚旂宛宛象躅鱗鱗乘飈叔茂析理元賓永言終古
無絕清塵

史崇

崇武后時太清觀主授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河內郡開國公

妙門由起序

夫至道難究虛皇不測雖無爲無形而有情有信無爲無形也忘功用而起視聽有情有信也孕生靈而運寒燠乾坤得之以開闢日月得之以貞明天子得之以致理國祚得之以太平爲一切之祖首萬物之父母也若乃虛空自然變見生爲凝靈結氣化成聖人卽元始天尊之謂也故經云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又云恍惚中有物恍

惚中有象杳冥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云元始者
道之應化一之凝精因氣感生轉變自然此既不由胎誕
因經姓系夫有天地方有人焉有人焉方有氏族天尊生
於混沌之始何宗祖之有乎其後改號示變應迹垂靈託
胎洪氏之胞降形李母之腋蓋有由矣然五身既分三代
斯別隨機應物拯溺安危汲引羣迷財成庶族慈悲覆燾
難以勝言所謂真身者至道之體也應身者元始天尊太
上道君也法身者真精布氣化生萬物也化生者堀然獨
化天寶君等也報身者由積勤累德廣建福田樂靜信等

也然元始天尊太上道君高上老子應號雖異本源不殊
更託師資以度羣品或命尹喜入天竺以化胡人或與鬼
谷之崑崙以行聖教慈濟之道無遠不通蓋方圓動靜黑
白燥溼自然理性不可易也吹管操絃修文學武因緣習
用不可廢也夫自然者性之質也因緣者性之用也因緣
以修之自然以成之由此而言高仙上聖合道歸真固增
廣善緣精進無退度人濟已通幽洞冥變粗爲精鍊凡成
聖而惑者遂云神仙當有仙骨骨法應者不學而得何其
謬哉然法界高深天宮悠曠五億五萬布其方域三千大

千分其國土則有元都妙境玉京延至聖之游宛利仙居
寶臺致神君之化真庭杳眇陽和七曜之天妙躅深沈太
微九靈之觀斯乃存諸浩劫著自遐齡厥迹紛綸卒難詳
載夫津梁所建開度攸先國土不安陰陽致沴凶衰係起
疫毒流行遂能保佑帝王安鎮黎庶此之功德何以加焉
然道士立名凡有七等一者天真二者神仙三者幽逸四
者山居五者出家六者在家七者祭酒其天真神仙幽逸
山居出家等去塵離俗守道全真蹤寄寰中不拘世務其
在家祭酒等願辭聲利希入妙門但在人間救療爲事今

劍南江表此道行焉所以稱之爲道士者以其務營常道
故也至於法衣非無差降黃裳絳褐式崇正一之儀鳳氣
飛雲用表洞元之服載諸經教此不縷陳原夫眞經實惟
深奧或凝空結氣自然成章或浮黎協晨聖人演妙或天
書下降玉字方傳或代出聖師撰述靈旨其後遞相傳授
使得流通或寶座敷揚十方聽受所以護持帝王使國土
安寧拔度淪亡使魂神遷陟利人濟已契道冥眞法力幽
通難以爲喻崇信者因而享福毀謗者於是挺災若影之
隨形響之應聲也是以軒轅夏后崇信也致昇仙之道成

太平之功梁武齊宣毀謗也招禍敗之辱受覆亡之報我
國家承宗李樹襲訓騫林恒締想於眞靈每稽芳於道德
無爲無事載揚垂拱之風迺聖迺神逾聞不言之教旣而
彤闡少事紫掖多閒披鳳笈之仙章啟龍緘之祕訣文多
隱諱字殊俗體欲使普天率土廣識靈音故勅金紫光祿
大夫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太清
觀主臣史崇爲大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僕射上柱
國臣盧子眞爲副使宣議郎試右領軍衛長史臣史杲爲
判官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中書令兼太子右庶子昭文

館學士上柱國平安縣開國子臣崔湜金紫光祿大夫行
禮部尚書昭文館學士上柱國晉國公臣薛稷銀青光祿
大夫右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權檢校左羽林將軍上柱
國高平縣開國公臣徐彥伯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
昭文館學士權檢校右羽林將軍上柱國壽昌縣開國侯
臣賈膺福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昭文館學士上柱
國贊皇縣開國男臣竺乂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右諭德
昭文館學士兼宋王侍讀上柱國臣邱悅正議大夫行工
部侍郎昭文館學士上柱國臣盧藏用正議大夫行祕書少

監昭文館學士柱國臣韋利器正議大夫行太府少卿昭
文館學士上柱國吳興縣開國男臣沈佺期通議大夫主
爵郎中權檢校右羽林將軍兼昭文館學士上柱國臣李
猷正議大夫行太子洗馬昭文館學士上柱國臣張齊賢
大中大夫昭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鄭喜朝散大夫檢校
祕書丞昭文館學士臣胡皓金紫光祿大夫崇文館學士
上柱國魯國公臣祝欽明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兼
修國史崇文館學士東海郡開國公臣徐堅朝散大夫守
中書侍郎崇文館學士臣王琚銀青光祿大夫崇文館學

士上柱國平涼縣開國子臣員半千銀青光祿大夫崇文館學士上柱國臣胡雄銀青光祿大夫行國子司業崇文館學士兼皇太子侍讀上柱國臣褚無量通議大夫行祕書少監崇文館學士知館事上柱國居巢縣開國子臣劉子元朝議大夫行中書舍人崇文館學士上輕車都尉臣賈會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內供奉崇文館學士柱國臣蘇晉大德京太清觀大德張萬福大德劉靜儼大德田君楷大德阮孝波京元都觀主尹敬崇大德京東明觀主寇義待大德京太清觀法師孫文儁大德時居貞大德單大易

大德高貞一大德張範大德田克勤大德范仙厦大德宗
聖觀主侯元爽大德東都大福唐觀法師侯抱虛上座張
至虛劉元良大德絳州玉京觀主席抱舟等集見在道經
稽其本末撰其音義然以運數綿曠年代遷易時有夷險
經有隱見或劫初卽下劫末還昇或無道之君投以煨燼
或好尚之士祕之巖穴因而殘缺紊其部伍據目而論百
不一存今且據京中藏內見在經二千餘卷以爲音訓具
如目錄餘經儀傳論疏記等文可易解者此不詳備其所
散逸佇別搜求續冀修繕用補遺缺而經且久遠字出靈

聖梵音罕測雲篆難窺或爲無識加增或爲傳寫妄誤或持浮偏之說竊揉眞文或採菁華之言將文釋典不可齊其所見斥以靈篇今之著述或所未晤中間闕疑用俟能者名曰一切道經音義竝撰妙門由起六篇具列如左及今所音經目與舊經目錄都爲一百十三卷崇等學昧琅書情昏寶訣伏承天渙敢罄謏聞披錦蘊而多慙對絲言而自失

王太霄

太霄成都人武后時度爲至眞觀道士

金史卷之八
元珠錄序

先師族王氏俗諱暉法名元覽先祖自晉末從并州太原移來今爲廣漢綿竹普閨人也太霄繼體承華蒙恩入道豈能敬先人之舊德測天性之涯量哉伏聞鄉老說師年十五時忽異常日獨處靜室不羣希言自是之後數道人之死生兒童之壽命皆如言時人謂之洞見至年三十餘亦卜筮數年云不定棄之不爲而習弄元性驚反折法捷利不可當耽翫大乘遇物成論抄嚴子指歸於三字後注老經兩卷及乎神仙方法丹藥節度咸心謀手試旣獲其

要乃攜二三鄉友往造茅山半路覺同行入非仙才遂却
歸鄉里歎長生之道無可共修此身既乖須取心證於是
坐起行住惟道是務二教經論悉遍披討究其源奧慧發
生知思窮天縱辯若懸河瀉水注而不竭而好爲人相蠶
種逆知豐損別宅地之利害見墓田之氣色識鬼神之情
狀況衆咸信重之嘗有一家欲造屋材木已具問立屋得
不不許立至明年又問得不又言不得更至明年又問得
不亦言不好於是數月間家遭官事屋宅資財無以供賣
此人方念斯言有一家兒子患眼爲祭其門前桑樹朽孔

遂差或有問病爲處方合藥驗後以爲奇有人平常請問
災厄或報云至明年四月一日方好果至月前三十日夜
中亡縣中故人家有患難無遠近皆往問卽便爲言臧否
人信之及還如所言或到深厚家莫不盡出子女親表求
相皆爲列言其貧富壽夭預鑒於未然行事多奇皆此類
也亦教人九宮六甲陰陽術數作遁甲四合圖甚省要年
四十七益州長史李孝逸召見深禮愛與同遊諸寺將諸
德對論空義皆語齊四句理統一乘問難雖衆無能屈者
李公甚喜時遇恩度爲道士隸籍於至眞觀太霄時年兩

歲也既處成都遐邇瞻仰四方人士欽挹風猷貴勝追尋
談經問道將辭之際多請著文因是作真人菩薩觀門兩
卷貽諸好事曾往還州路遇道靜人稀時有賢者在後數
十步有一老人如隱者狀逆行來過顧視師良久逢賢者
語云此人是真人賢者問若爲老人曰眼瞳金色言訖行
去以是論之亦元會於嘉號矣年六十餘漸不復言災祥
恒坐忘行心時被他事繫獄一年於獄中沈思作混或奧
藏圖晚年又著九真任證頌道德諸行門兩卷益州謝法
師彭州杜尊師漢州李鍊師等及諸弟子每諮論妙義詢

問經教凡所受言各錄爲私記因解洪元義已後諸子因以號師曰洪元先生師亦不拒焉又請釋老經隨口便書記爲老經口訣兩卷竝傳於世時年七十二則天神功元年戊戌歲奉勅使張昌期就宅拜請乘驛入都閏十月九日至洛州三鄉驛羽化嗚呼人而云亡道焉乎在非經文翰千載誰傳蘇遊靈驗記雖畧陳梗概太霄以暗乏不明慈訓有預聞見寡於深遠謹集諸子私記分爲兩卷竝爲序傳題曰元珠取其明淨圓流好道元人可貴爲心寶故以珠名之師亦名之爲法寶故法寶序云聖人之經淺者

見之有淺義深者見之有深理深淺俱通真僞等用竊以
往古當今元文空論清言脆句趨道之速未居於上非得
之於赤水奚以鑒諸云爾